

An abstract ink painting on a textured, brownish-gold background. The painting depicts a dark, expressive figure, possibly a person, with a large, circular, light-colored area on the head. The brushstrokes are bold and gestural,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form.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moder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邢庆仁

表现主义水墨画家

河南美术出版社



邢庆仁

表现主义水墨画家

河南美术出版社

庆仁居士的实则生活琐繁，而虚又整体象征，所谓之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中国画坛惟见一人，继承传统绝不是承袭程式，艺术之自由当然为心灵大自在。庆仁的平常心不是后天的，但莲之喜悦却是莲生于淤泥也。

——贾平凹

邢庆仁 (2000 · 郭亚荣摄)





霞光里 1993

邢庆仁

- 1960 生于陕西大荔
- 1986 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
- 1987 作品《金色蔷薇》获陕西省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
- 1989 作品《玫瑰色回忆》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
- 1992 参加海峡两岸全国美展水墨金奖画家作品联展（台湾展出）
- 1994 作品《方圆绿照》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
- 1997 出版《邢庆仁画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 1999 出版《玫瑰园故事》（与贾平凹合作，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平生不识水性，夜里做梦却经常是溺水的事，曾经在大水中将教人拖上水浪涛的桥墩，得一半安。还有一次水面结了一层象胶泥的东西，只好用双臂尽力凿开水道，方可前行。等^过这段水路走上岸，有一大群人在围观，不说句话，我悄悄从他们中间走过，整于那片白茅地里，兰站起来，走到一至远处给我做示范跳水，反复了有五次、六次，这才鼓励我，我跑到岸边，又绕了回来，就是不敢往水里跳。她也用双手在空中给我比划，唠叨了半晌。她在嬉戏，独自跳入水里，荡起浪花。后来，我趁着她人乱溜入水中，水变混了，变暗了，我趴在水里露出了脊背，那个男孩子赤裸着，我示意他快点上岸，我们一起跑，沿那条多岔叉的小路跑上山坡，兰坐在白茅地的土坡上，把衣服递给我。

梦醒了，我想起前日去终南山见过的那个他，没有水，没有绿茵，也没有钓鱼的人……这时，兰拉我起来去看她的画框，我建议最好能有多人题字，“不，我就要你给我画的。”她说。但我始终认为，在那跳水的风景里，该画一条船，北方的一条船。_a 祇仁于玫瑰园。



三孔窑洞坐北朝南，窑和窑之间各有一小过洞，方便于在每个窑里来回走动，最中间的那孔窑里供着一尊彩塑的菩萨，菩萨打着说法的手印，身体稍向前倾，两旁站立着十八罗汉，表情各异，坐在西边的窑里侧着身子从过洞望去，一头白色大象在佛前走来走去，地上扔着废旧的锅、碗、瓢、盆，还有一枚铜镜生出石绿色的垢锈，被烟火熏黑了的墙壁透出几分荒凉，门外的野风卷起黄沙，一片茫茫。

我立刻想起一个地方——延安枣园，但墙上的壁画和一望无垠的大漠，无疑是在西域，直到一位游客走近，我才看到树丛里的莫高窟。

那是一个阳光散淡的下午，祖母不小心将珍藏多年的青花瓷盘摔碎了，她用手指给我看，可我一直拼凑被摔碎了的那只青花花鸟瓷盘，非常细心，一会儿功夫，外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打开门，满街满院的人，数以万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有胡人，有波斯人，还有身着白褂子、留着八字胡、抱着花裙子的胖女人，狂欢飞舞的洋人，忽地，一辆白色敞篷车沿河堤驶进村子，冲向人群，狂呼乱叫，惊慌的人们四处奔逃，直到那辆轿车撞翻在一棵白杨树下，一位沾着血迹和沙土的肇事者从车子下面爬出来，露出一脸的凶相，杀气腾腾手持一把尖刀，像醉鬼似的连滚带爬，进了窑洞，肆意掠夺，当地人说：“那是从土耳其来的海盗。”

一场骚乱过后，女友打开画箱，取出一幅放大的彩色图画给我看，怎么是契柯夫的印度写生记，契氏的这些作品是他一生中的华彩乐章，而我的那幅风景写生也确实太那个了，紫色的花絮挂了满树，撒了满地，回过头来，女友和那男子蒙着双眼，各抱一什物，绕过场上的麦秸垛朝这儿走来，真是不可思议，在他们蒙着双眼的布子里面是一幅西洋式的高级墨镜，包裹里面是许多长方形的花卷馍和那瓶浅绿色高级丙烯颜料及调和油，我怎么摆放都无法合上画箱的盖子。

这时，两条渡轮忙活着把客人送至河对岸，再把对岸的客人接过

一头白色大象在佛前
走来走去，地上扔着废旧
的锅、碗、瓢、盆，还
有一枚铜镜生出石绿
色的垢锈，被烟火
熏黑了的墙壁透出几
分荒凉，门外的野风
卷起黄沙，一片茫茫。

P6 页图

美意 1999

包装纸水墨 36 × 26cm

(所标为画心尺寸，以下均同)





来，还有一条小船戴着蓬盖，静静地躺卧在水面，初升的太阳依着船体，化作流动的彩带。

船女开始在堤坝上走，后来又是跑，再后来边跑边喊，对着河边闹嚷嚷的人群，因为是逆风，什么也听不见，尾随她后的男子赶上来拐向西北角堆放石料的工地，背着黄蒿撒尿，弄了两腿，鞋子也湿了半截。

不断涌向河边的黄泥水溅入船舱，船女几步跨上去把一节木棍扔过来。“这么短，咋叫人做划桨用。”那男子说。船女便将另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抛过来，脚踩船头，追赶着带滑轮的小船远去。

他们走了，我踏着我的影子上了岸，回头向西望去，躺卧在田野上的古墓堆像在窃窃私语，放羊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座古墓说：“这里埋的是皇帝的母亲。”我问是哪位皇帝，老人摇摇头说：“不知道。”这是他从记事时起就听老人的老人这么说的。

回家的路上，在一沟渠旁，我捡了一块残瓦拿在手里看，有模糊

黄昏 1997

包装纸水墨设色 22.5 × 38cm

P8 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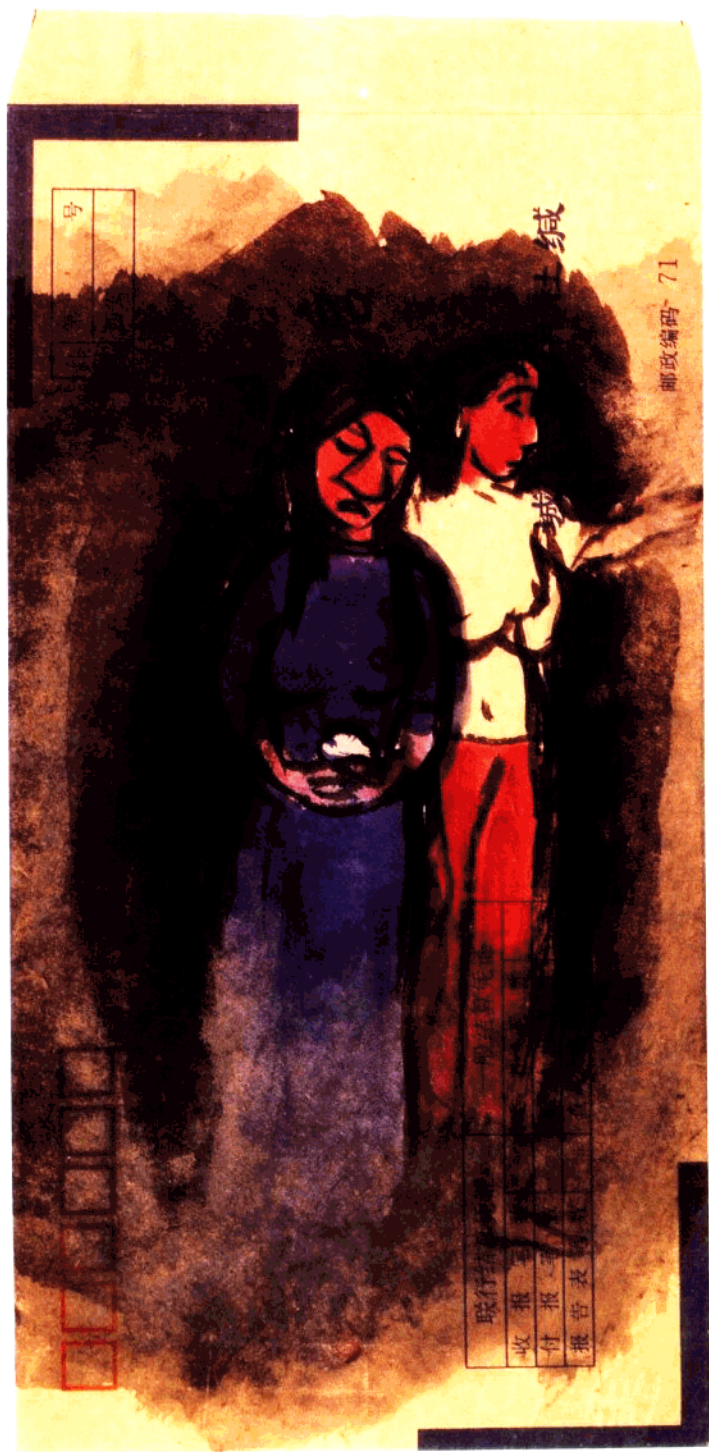
我的天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49.5 × 36cm



菊花日子之一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24 × 28cm

的图形，记得小时候在老家也见过的，那会儿不懂，今天懂得了它才觉得稀罕，站在我旁边没长胡子的白脸青年悄悄说：“我有古董，还是上乘货。”说着把我领到一处已废弃了的院落，院子里杂草丛生，拴马柱、石狮子东倒西歪，正在后院上茅厕的女人听到说话声提了裤子边走边系，用右手将散落额头两边的头发理了理，走过来朝我们打了招呼，指着方桌上的那件青花人物瓷瓶说：“上面有佛像，阳纹线刻，很有质量感。”男青年双手捧起有佛的花瓷瓶要我买，我当时犹豫不定，一心想要尊佛的塑像，他要一百伍拾元，我出一百元购得，图个圆满，我抱起青花人物瓷瓶小心翼翼地走过那圆拱形的上门，发现是一尊墨



绿色的雕塑，细看，原来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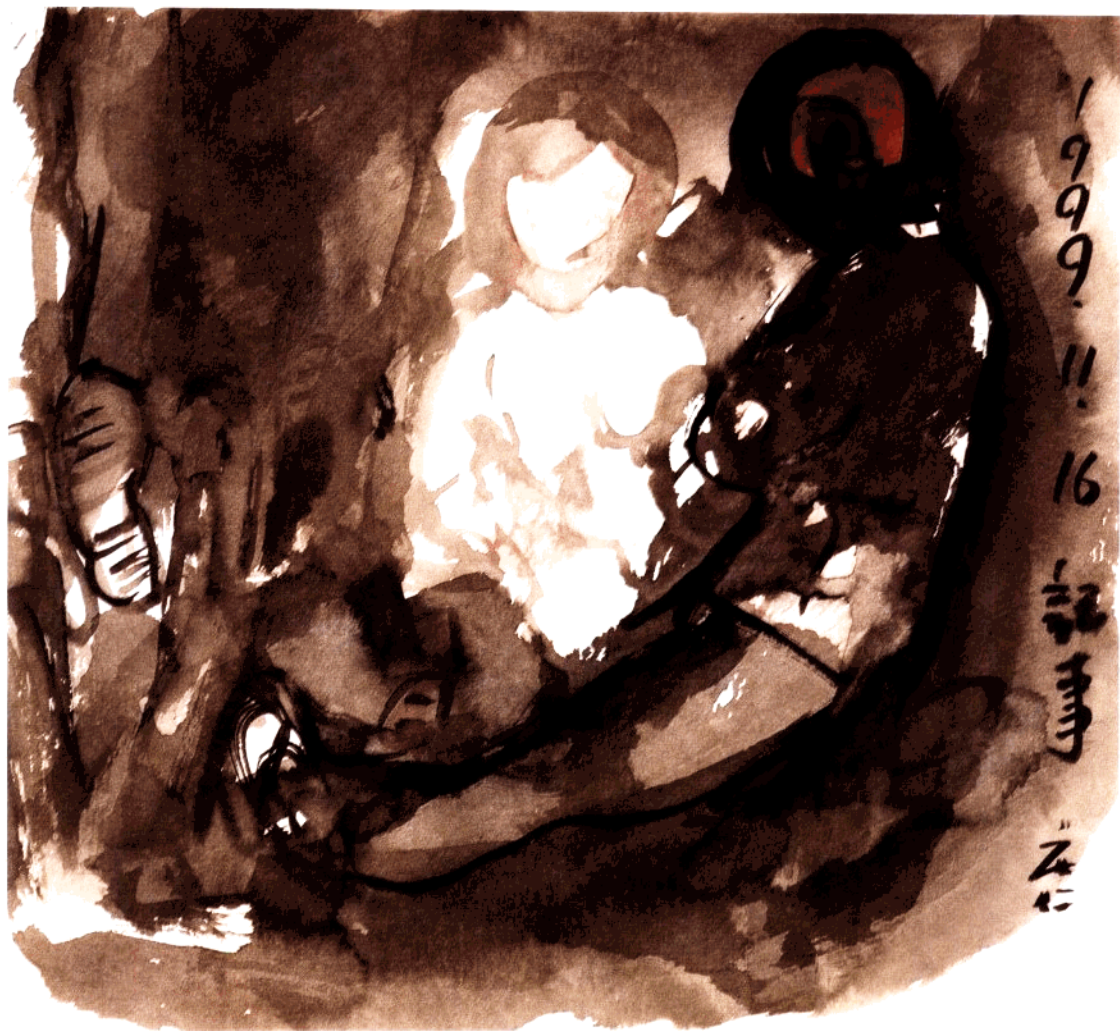
走出仿古一条街，廊棚上缠绕着繁多的藤蔓，月光如水，一家新开张的拍卖行举办首次新闻发布会，在场的许多人围着一头黑色牦牛，还有骑在牛背上的藏族女孩和汉族男孩交头接耳，我翻着赠阅品及相关的资料，发现印刷品与现实的悬殊那么大，特别是那张虚伪的名片，印了很多头衔，惟有那块洁白的哈达诱惑了我，没有阴影，没有繁多的噪声，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盘腿向东，身后出现一道五彩光环。

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春日，“鉴真号”远洋客轮起锚的前一天，上海吉祥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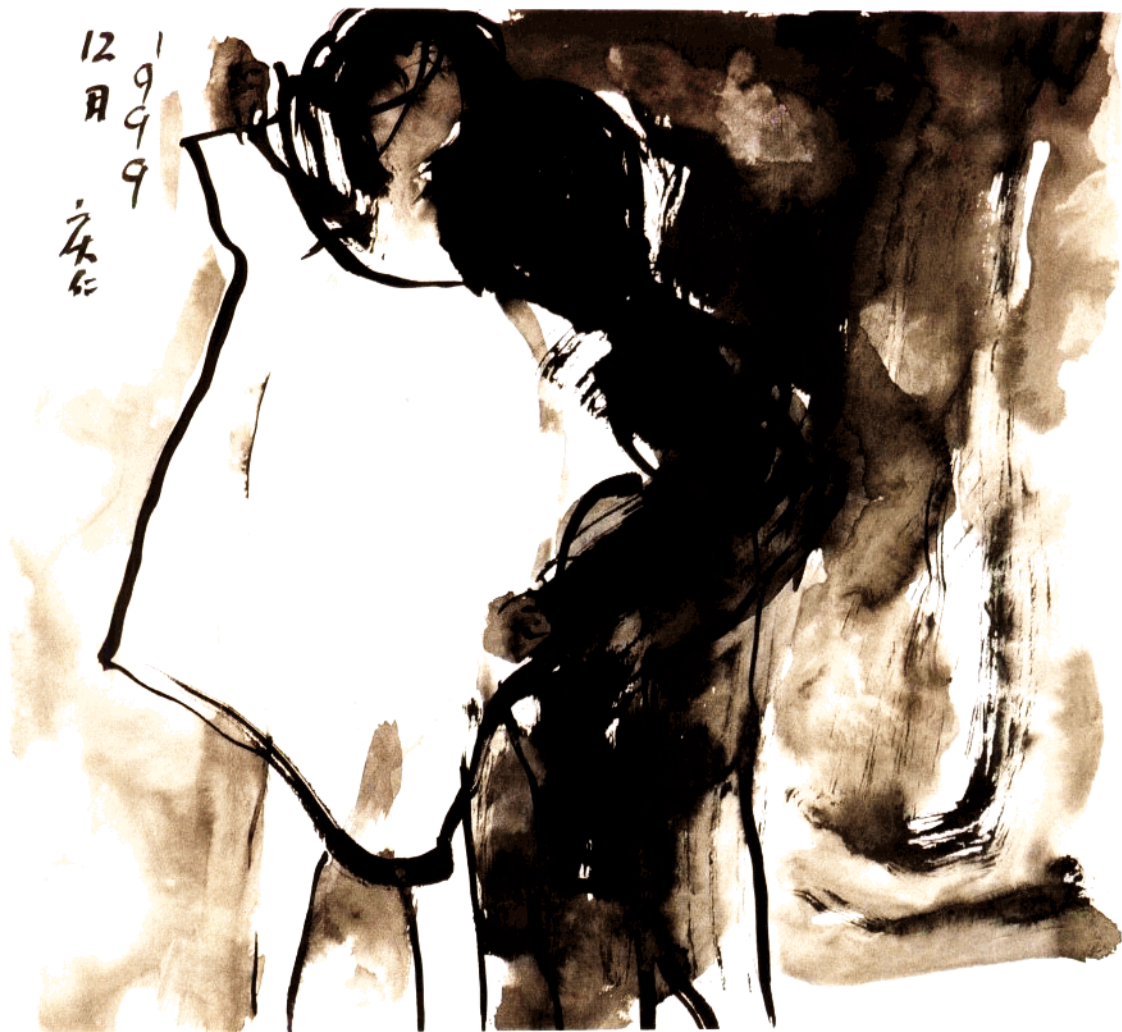
1998年12月

恍惚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38 × 2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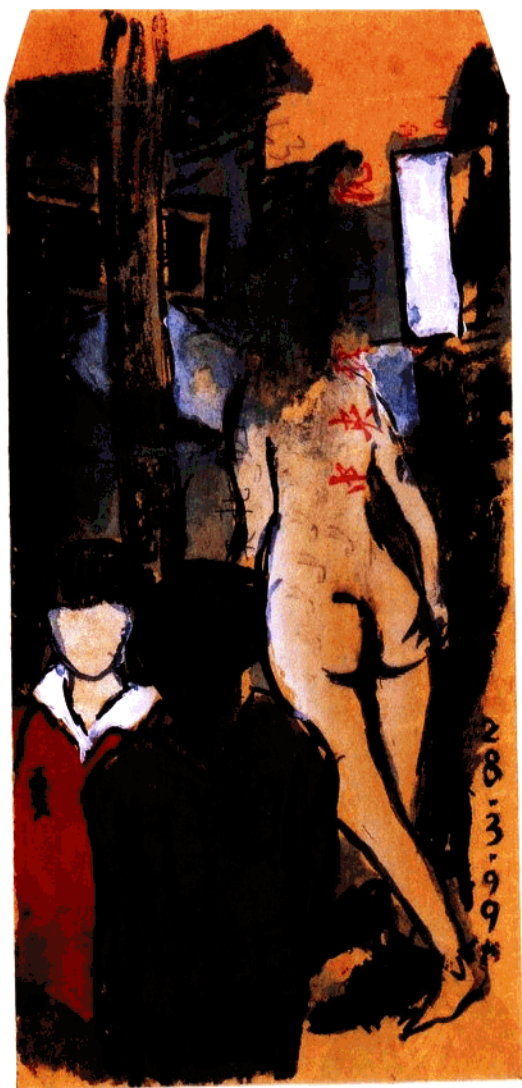


两人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27 × 35.5cm



影子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27 × 36.5cm

生活在不寂靜色流動，我們在其中
 直覺無知覺，但常是在無物之陣中



臨入了危機。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但孔子在二十歲時能做到，我們如今不
 能了。

平心 己卯年秋月

黄昏

从双层大巴公交车的玻璃窗望去，沿路行人稀少，惟有一家茶秀的门厅亮着悬空的灯泡，金属质地的桌椅摆放在露天，上面覆盖着绿丝绒台布，一位瘦小的男子穿蓝布衣，背过身将一把椅子举过头顶，影子越显得长，看上去被雨水洗过，绿油油的。

1999年8月26日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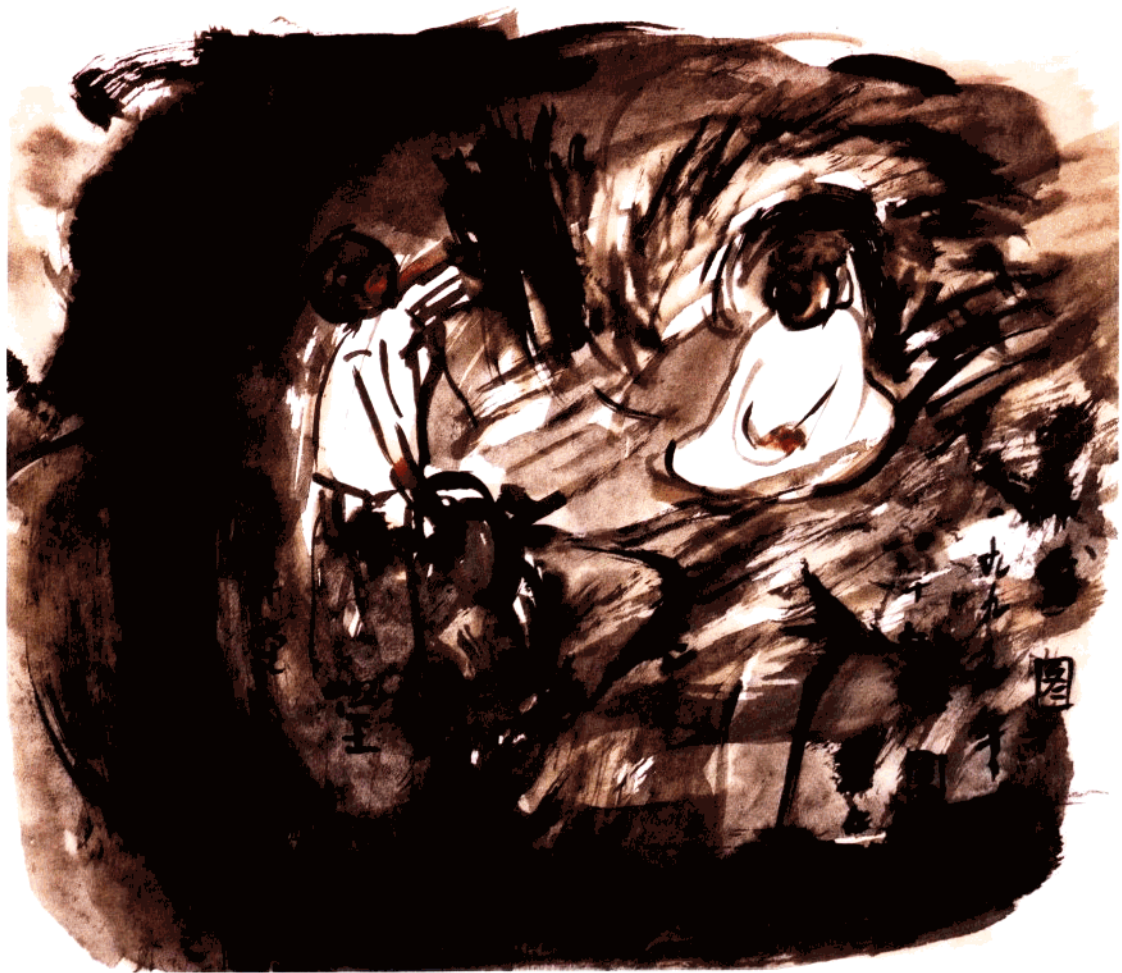
P14 页图

紫阳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38 × 26cm

邢庆仁在终南山

(1999·小青摄)



上图
草堂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27 × 36.5cm
下图
窗前 1999
纸本水墨设色 27 × 36.5cm



P17 页图
与平凹先生在玫瑰园
纸本水墨设色 136 × 68cm